

“本无事而忘情”

——评述宗密对牛头宗的认识

王进健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 河南 郑州 451464)

摘要:宗密对禅宗有多种分类,其中都包含牛头宗,可见他对这个宗派的重视。宗密关于牛头宗师承的记载可以为“道信印证法融说”“六代相承说”提供一种佐证,其关于牛头宗是旁出而不是正宗的说法是合理的,其关于牛头宗“不关南北二宗”的说法可以从牛头宗是旁出得到说明。宗密将牛头宗判为混绝无寄宗,与密意破相显性教相对应,说明该宗不是以“空”为目的,而是以“显性”为目的。牛头宗暗含“本体论”的倾向,其悟修方式是先悟后修、顿悟渐修。宗密基于华严宗、荷泽宗的立场对牛头宗持批评态度。

关键词:宗密;牛头宗;牛头禅;本无事;忘情

唐代的宗密(780—841)身兼华严宗五祖、荷泽宗五祖双重身份,是中国佛教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著述丰富,其核心思想是“绝对真心”,最具影响的理论是“三教合一”论与“禅教一致”论。^[1]宗密对禅宗的分类、总结和评价为后世了解唐代禅宗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以下简称《都序》)、《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以下简称《承袭图》)、《圆觉经大疏钞》(以下简称《大疏钞》)等著作中都对禅宗进行分类。他在《大疏钞》中将禅宗分为七家,在《承袭图》中将禅宗分为五家,在《都序》中将禅宗分为十家且又将主要的七家分为三类。宗密关于禅宗的不同分类都包含“牛头宗”,可见他对这个宗派的重视。隋唐时期,天台、华严、禅宗等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佛教流派相继形成。牛头宗就创建和兴盛于这个佛教繁荣发展的特殊阶段。到宗密生活的时代,牛头宗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出于会通禅教的目的,宗密对牛头宗的源流、禅法特色、深浅得失都有过考察,并将其禅法特色概括为“本无事而忘情”。本文将从宗密对牛头宗师承的记载、宗密对牛头宗禅法的理解以及宗密对牛头宗禅法的评价等三个方面评述宗密对牛头宗的认识。

作者简介:王进健,山东菏泽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宗密对牛头宗师承的记载

牛头宗是以牛头山为活动中心的禅宗流派，代表禅宗在江东地区的发展。关于牛头宗的师承，佛教传统上认为，是禅宗四祖道信（580—651）印证法融（594—657），别出牛头一派。牛头宗六代相承：法融为初祖，智岩为二祖，慧方为三祖，法持为四祖，智威为五祖，慧忠为六祖。经过近代的研究，学界关于法融与道信是否有师承关系、牛头宗前三代是否有师承关系存有异议。^①关于牛头宗的师承，宗密的记载是比较早的一种说法。如《大疏钞》云：

疏有“本无事而忘情”者，第五家也，即四祖下分出也。其先即牛头慧融大师，是五祖忍大师同学。四祖委嘱忍大师继代之后，方与融相见。融通性高简，神慧灵利，久精般若空宗，于一切法，已无计执。后遇四祖，于方空无相体，显出绝待灵心本觉，故不俟久学，便悟解洞明。四祖语曰：“此法从上一代，只委一人，吾已有嗣，如可自建立。”融遂于牛头山，息缘忘情，修无相理，当第一祖。智岩第二，慧方第三，法持第四，智威第五，慧忠第六。智威弟子润州鹤林寺马素和上，素弟子径山道钦和上相袭传此宗旨。^[2]

又如《承袭图》云：

牛头宗者，从四祖下傍出。根本有慧融禅师者，道性高简，神慧聪利。先因多年穷究诸部般若之教，已悟诸法本空，迷情妄执。后遇四祖，印其所解空理，然于空处显示不空妙性故，不俟久学，而悟解洞明。四祖语曰：“此法从上只委一人，吾已付嘱弟子弘忍造（即五祖也），汝可别自建立。”后遂于牛头山别建一宗，当第一祖，展转乃至六代。（后第五祖师智威，有弟子马素，素有弟子道钦，即径山是也。）此一宗都不关南北二宗。其南北二宗，自出于五祖门下，五祖已前都未有南北之称。^[3]

综合以上几段引文，在宗密看来：（一）牛头宗初祖慧融（即法融，为叙述方便，以下统称法融）和禅宗五祖弘忍是同学，都是禅宗四祖道信的徒弟。（二）法融天资很高，遇道信前已悟“诸法本空”，遇道信后学习没多久就“悟解洞明”。（三）法融遇道信前，道信已立弘忍为法嗣。（四）法融曾受道信的印证，并受道信允许而另立宗派。（五）法融在牛头山建宗之后，继续“息缘忘情，修无相理”。（六）牛头宗是禅宗四祖道信门下旁出，不是正宗。（七）牛头宗有六代相承之说。（八）牛头宗既不属于南宗，也不属于北宗。

如何看待宗密关于牛头宗师承的记载？首先，宗密的记载可以为牛头宗“道信印证法融说”“六代相承说”提供一种佐证。理由如下：（一）宗密生活的时代距牛头宗确立的时代，尤其距牛头宗兴盛的时代（六祖慧忠，683—769；鹤林玄素，668—752；径山法钦，714—792）比较近，所以记载也相对可靠。（二）宗密本人自述对当时禅宗的主要流派都进行过认真的考察，其《禅

^① 参见〔唐〕宗密撰，邱高兴校释：《禅源诸论集都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6页校注④、第178页校注②；印顺：《中国禅宗史》，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91页、第97页。

源诸论集》的编撰及《都序》的撰写也可说明他对当时禅宗各家的熟悉和了解。(三)《大疏钞》和《承袭图》都是宗密的重要著作。从写作过程和对宗密思想的影响程度看,《圆觉经大疏》(以下简称《大疏》)可谓是宗密最重要的注疏。《大疏钞》是宗密对《大疏》再解释。所以,《大疏钞》中关于牛头宗师承的记载也应是比较谨慎的。《承袭图》中关于牛头宗师承的记载,是宗密就裴休请问而作答的一部分,所以宗密应会仔细斟酌,力求符合基本的史实。

其次,宗密关于牛头宗是旁出而不是正宗的说法是合理的。法融遇道信前,道信已立弘忍为继承人。按照禅宗付法传统,从初祖达摩到四祖道信都是单传。因此,道信立弘忍后再想立法融有违传统,于是允许他“别自建立”。所以,宗密从禅宗单传继承的意义上说,弘忍是正宗,法融为旁出。在宗密看来,牛头宗虽然是旁出,但也是合法的一个禅宗派别。出于对牛头宗辉煌历史和禅法的尊重,宗密对禅宗进行分类时,也都包含牛头一派。宗密对牛头初祖法融的称呼也表现出对牛头宗的尊重。在谈到上上乘根性的“顿悟顿修”时,宗密称法融为“牛头融大师”,如《都序》云:“顿悟顿修者,此说上上智根性,乐欲俱胜,一闻千悟,得大总持。一念不生,前后际断。此人三业唯独自明了,余人所不见。且就事迹而言之,如牛头融大师之类也。”^[4]

第三,宗密关于牛头宗“不关南北二宗”的说法也可以从牛头是旁出得到说明。宗密认为,牛头宗无关南(慧能—荷泽系)北(神秀—普寂系)二宗,理由是:南北二宗出自禅宗五祖弘忍门下,五祖弘忍之前没有南宗、北宗的称呼。也就是说,牛头宗既不属于南宗,也不属于北宗,而是一个独立的宗派;牛头宗既不属于南宗也不属于北宗,是因为牛头宗出现在五祖弘忍时代,比五祖后分出的南北二宗确立得早。其实,牛头宗“不关南北二宗”除了时间因素之外,还可以从牛头是旁出得到说明。牛头宗是四祖道信门下旁出,南北二宗是从四祖道信嫡传的五祖弘忍门下分出,而且南北二宗关于五祖的付法问题存有争议。因此,就正统、旁出的名分而言,也可说明牛头宗和南北二宗不是一个系统。

总之,宗密关于牛头宗师承的记载可以为牛头宗“道信印证法融说”“六代相承说”提供一种佐证,其关于牛头宗是旁出而不是正宗的说法是合理的,其关于牛头宗“不关南北二宗”的说法还可以从牛头宗是旁出得到说明。

二、宗密对牛头宗禅法的理解

到宗密生活的时代,牛头宗已上下六代传承而后了。在这一百多年里,牛头宗从确立到兴盛,在中国禅宗史上写下了精彩的一页。牛头宗作为一个重要的禅宗流派,它的兴盛势必跟它的禅法有莫大的关系。牛头宗的禅法有什么特色?

(一)牛头宗“以本无事为悟,忘情为修”

宗密在《大疏钞》《承袭图》和《都序》中皆有关于牛头宗禅法的记载。在《大疏钞》中,宗密将牛头宗的禅法特色概括为“本无事而忘情”“以本无事为悟,忘情为修”:

疏有“本无事而忘情”者,第五家也,即四祖下分出也。……言本无事者,是所悟理,谓心境本空,非今始寂。迷之谓有,所以生憎爱等情。情生诸苦所系,梦作梦受故。了达本来无等,即须丧已忘情,情忘即度苦厄故,以忘情为修行也。前次触类是通为悟,而任心是

修，此以本无事为悟，忘情为修。^[5]

所谓“本无事为悟”，就是首先要真正认识到内心和外境本来是空的、不真实的；如果认为内心和外境是真实的，就会产生憎爱等各种妄情、烦恼。“忘情为修”，也就是在真正认识到心境本空之后，还须以“丧己忘情”来继续修行实践，涤除各种烦恼习气；“丧己、忘情”是破除“我执”，即不再被各种妄情所羁绊，从而摆脱了各种烦恼。据此，我们可以说，真正认识到“本无事”是牛头宗禅法修行的先决条件，“丧己忘情”是牛头宗禅法修行的实践过程。

在《承袭图》中，宗密也将牛头宗的禅法概括为“以本无事为悟，忘情为修”；将牛头宗的世界观（见解）概括为“一切皆无”（意同“本无事”“一切皆空”），与北宗的“一切皆妄”、洪州宗的“一切皆真”区别开来；将牛头宗的修行方法概括为“休心不起”（意同“丧己忘情”），与北宗的“伏心灭妄”、洪州宗的“信任性情”区别开来：

牛头宗意者，体诸法如梦，本来无事，心境本寂，非今始空。迷之为有，即见荣枯贵贱等事。事迹既有相违相顺，故生爱恶等情。情生则诸苦所系。梦作梦受，何损何益？有此能了之智，亦如梦心，乃至设有一法过于涅槃，亦如梦如幻。既达本来无事，理宜丧己忘情，情忘即绝苦因，方度一切苦厄。此以忘情为修也。评曰：前（按：洪州宗）以念念全真为悟，任心为修。此（按：牛头宗）以本无事为悟，忘情为修。^[6]

又，上三家见解异者，初一切皆妄（北宗），次一切皆真（洪州），后一切皆无（牛头），若就行说者，初伏心灭妄，次信任情性，后休心不起。宗密性好勘会，一一曾参，各搜得旨趣如是。若将此语问彼学人，即皆不招承。^[7]

上段引文中“宗密性好勘会，一一曾参，各搜得旨趣如是”，值得注意。冯友兰将此处的“勘会”解释为“比较研究”^[8]，可谓贴切。这句话的大意是，宗密自述生性喜好比较研究，对于北宗、洪州宗、牛头宗的宗旨都进行过考察，以上都是考察所得的结论。由此可见，宗密对当时禅宗各派悉有过认真的研究。

（二）牛头宗属于泯绝无寄宗，与密意破相显性教相对应

宗密在《都序》中着重论述了“禅教一致”思想。他在《都序》中将“禅”分为三宗：息妄修心宗、泯绝无寄宗和直显心性宗；将“教”分为三种：密意依性破相教（包含人天因果教、说断惑灭苦乐教、将识破境教三种）、密意破相显性教、显示真心即性教；然后又以三宗禅匹配三种教：以息妄修心宗匹配密意依性说相教（此处特指“将识破境教”），以泯绝无寄宗匹配密意破相显性教，以直显心性宗匹配显示真心即性教，从而将禅教统一起来，达到会通禅教的目的。在宗密看来，虽然禅之间、教之间、禅教之间差别明显，但是总体上“三教三宗是一味法”，三宗禅、三种教之间有对应关系，可以用三种教去印证相应的三宗禅。宗密在《都序》中将牛头宗判为“泯绝无寄宗”，与“密意破相显性教”相对应：

二、泯绝无寄宗者，说凡圣等法，皆如梦幻，都无所有，本来空寂，非今始无。即此达

无之智，亦不可得。平等法界，无佛无众生，法界亦是假名。心既不有，谁言法界？无修不修，无佛不佛。设有一法，胜过涅槃，我说亦如梦幻。无法可拘，无佛可作，凡所有作，皆是迷妄。如此了达，本来无事，心无所寄，方免颠倒，始名解脱。石头、牛头，下至径山，皆示此理。便令心行，与此相应，不令滞情于一法上。日久功至，尘习自亡，则于冤亲苦乐一切无碍。因此便有一类道士、儒生、闲僧泛参禅理者，皆说此言，便为臻极，不知此宗不但以此言为法，荷泽、江西、天台等门下亦说此理，然非所宗。^[9]

此教（按：密意破相显性教）与禅门泯绝无寄宗全同。^[10]

从引文可以看出，“泯绝”是指认识层面上要体悟到“一切皆空”“本来无事”“无寄”是指在修行层面要做到“心无所寄”，“不令滞情于一法上”。可见，宗密在《都序》中关于泯绝无寄宗的论述与他在《大疏钞》《承袭图》中关于牛头宗禅法的论述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因此，牛头宗、泯绝无寄宗在世界观上可以归结为“本来无事”“一切皆无”“一切皆空”，在修行实践上可以归结为“丧己忘情”“休心不起”“心无所寄”。

宗密将牛头宗判为泯绝无寄宗，又认为密意破相显性教与泯绝无寄宗“全同”，这也就意味着牛头宗可以从密意破相显性教寻找理论依据和进行印证。密意破相显性教在宗密《原人论》中称为“大乘破相教”，这种教是大乘空宗。^①这种教以般若类经典和《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论典为依据。密意破相显性教以“一切法皆空”为宗旨，以“不住一切，无执无著”为修持；牛头宗以“本无事为悟，忘情为修”。二者在 worldview 和修行方法上是对应的、一致的，二者是“一味法”。

据此，牛头宗的“本无事而忘情”也应是“密意”的，而且目的在于“显性”（明心见性）。换言之，牛头宗不是单纯以“空”或“无”为目的，而是以“显性”为目的，只是在显性之前不明说这个目的。简言之，牛头宗在“空”之后也存在一个“绝对真心”，只是没有明说而已。有着悠久般若传统的牛头禅法以及“空为道本、无心合道”的法融禅学^[11]也可作为牛头宗不是以“空”为目标的佐证。因此，冉云华《宗密》认为“牛头禅法是以空为目的”^[12]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对宗密批评牛头禅为“唱空”的禅宗也表示怀疑。^[13]

（三）牛头宗是先悟后修、顿悟渐修

宗密对牛头宗禅法的概括反映出牛头宗的“悟修”方式。宗密在《大疏钞》《承袭图》《都序》《圆觉经略疏钞》（以下简称《略疏钞》）中都有关于“悟修”的论述。宗密的“悟修”思想承袭他的老师澄观而又有所取舍和扩展。^[14]

在《大疏钞》中，宗密认为悟有解悟（先悟后修）、证悟（先修后悟）两种类型，修有随相、离相两种类型；悟与修都有顿有渐。在《大疏钞》中，宗密将顿渐悟修分为三种类型（九种情况）：第一种类型是解悟，包含顿悟渐修、先悟后修的顿悟顿修这两种情况；第二种类型是证悟，包含渐修顿悟、顿修渐悟、渐修渐悟、先修后悟的顿悟顿修、《楞伽经》中的“四渐、四顿”五种情况；第三种类型贯通解悟与证悟，包含悟修一时的顿悟顿修、成佛意义上的悟修。在《略疏

^①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87页、第691—692页；圣严：《华严心途·附录》，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第215—216页。

钞》中，宗密关于顿渐、悟修的论述与《大疏钞》中相关论述大同小异，只是略去了《楞伽经》中的“四渐、四顿”这种情况。

在《承袭图》中，宗密从“顿渐悟修”的角度评价了禅门诸宗的得失，认为顿悟之后仍需渐修；牛头宗对于“顿悟”只有一半的了解，但在“渐修”上是正确的。在《都序》中，宗密认为禅、教皆有顿渐。就教而言，有渐教、顿教，顿教又分为逐机顿和化仪顿两种；宗密将密意依性说相教、密意破相显性教判为渐教，将显示真心即性教判为逐机顿教，将《华严经》《十地论》判为化仪顿教（圆顿教）。就人而言，有渐修顿悟、顿修渐悟、渐修渐悟、先修后悟的顿悟顿修、先悟后修的顿悟顿修等五种情况。宗密将这些不同的顿渐悟修方式归结为解悟（因悟而修）、证悟（因修而悟）和顿悟顿修（贯通解悟与证悟。跟《大疏钞》相比，顿悟顿修少了“悟修一时”这种情况）三种类型。

从上可知，宗密将牛头宗的禅法概括为“以本无事为悟，忘情为修”。根据宗密关于“顿渐、悟修”的论述以及他从“顿渐、悟修”角度对牛头宗的评价，再结合上述宗密关于牛头宗禅法的理解，可以推断牛头宗的悟修方式是先悟后修（解悟）、顿悟渐修。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牛头宗初祖法融属上上乘根性，可以做到“顿悟顿修”，并不意味着牛头宗的悟修方式就是“顿悟顿修”。因此，萧文真《宗密〈禅源诸论集都序〉研究》依据“且就事迹而言之，如牛头融大师之类也”这句话而将牛头宗归入顿悟顿修^[15]，在论据上是不充分的。

总之，牛头宗的禅法特色是“以本无事为悟，忘情为修”；在认识上主张“一切皆空”，在修行上要求“丧己忘情”；牛头宗被判为泯绝无寄宗，与密意破相显性教相对应，意味着牛头宗并不是以“空”为目的，而是以“显性”为目的；牛头宗的悟修方式是先悟后修（解悟）、顿悟渐修。

三、宗密对牛头宗禅法的评价

宗密从华严宗、荷泽宗的立场出发，对当时禅宗各家的深浅得失进行了评价。他在《大疏钞》和《承袭图》中对牛头宗的深浅得失进行评价。总体上，他对牛头宗的禅法持批评态度。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将宗密对牛头宗的批评归结为六条：一是不知妙有，二是缺少方便，三是止病，四是不知灵知真心，五是缺菩提义，六是不懂顿悟。^[16] 笔者试将这六条归结为以下三条：（一）牛头宗犯的是“止”病；（二）牛头宗没有指出“灵知真心”（不知妙有、不知灵知真心、缺菩提义都涉及没有指出“灵知真心”的存在）；（三）牛头宗“不懂顿悟”（牛头宗“缺少方便”是由于太执着于“一切皆空”“不懂顿悟”）。

（一）牛头宗犯的是“止”病

在《大疏钞》中，宗密在对洪州宗、保唐宗、牛头宗三者进行比较时认为牛头宗犯的是“止”病：

又此与前两家皆异者，且就悟理而言者，第三家一切皆妄（按：保唐宗），第四一切皆真如（按：洪州宗）。则一切皆无。就行说者，第三伏心灭妄，第四纵任性性，此则休心不起。又三是灭病，四是任病，五是止病。^[17]

如何理解宗密所说的“止”字？这得从牛头宗的禅法特色找根据。在宗密看来，牛头宗从“悟理”而言，要认识到“一切皆无”；从“（修）行”而言，要做到“休心不起”。据此，可以推断上述宗密所说的“止”是“休止”的意思，是妄情的休止。妄情的休止怎么就是“病”了？这可以从宗密的宗派立场和核心思想找根据。宗密在会通禅教时，总体上是站在华严宗（教）、荷泽宗（禅）的立场，以“绝对真心”为标杆来评判禅教各家深浅得失的。

华严宗主张“性相圆融”，而与密意破相显性教相对应的牛头宗则主张“一切皆无”，可谓混绝“性相”，既否定现象的真实性，又否定本体的真实性。荷泽宗主张“空寂之心，灵知不昧”，而牛头宗则主张“本来无事，心境本寂”。所以，相对于华严宗，牛头宗的不足是倾向于否定一切的真实存在；相对于荷泽宗，牛头宗的不足在于没有说明心还有“灵知”的一面，换言之，心不只是“空寂”，而是既“空寂”又“灵知不昧”的。牛头宗倾向于否定一切的真实性，没有说明“灵知”真心的存在，最后落下的心好像是个没有活力的、空虚的、休止不动的心。因此，宗密称牛头宗犯的是“止”病。“止病，是宗密依据《圆觉经》的观点特别指出的，牛头以忘情为修，以忘情而止情，或可以成为忘病。”^[18]

（二）牛头宗没有指出“灵知真心”

在《承袭图》中，宗密从真心“不变、随缘”的角度，以明珠为喻评价了禅门诸宗的得失。在宗密看来，“不变、随缘”是指作为本体的心（真心）所具有的两种属性：不变性和随缘性；这两种属性和作为现象的心（妄心）所具有的两种属性“体空、成事”共同构成了《起信论》中的众生心（如来藏心）的“心真如”与“心生灭”两个层面；其中，真心的不变性与妄心的体空性构成心真如这个层面，真心的随缘性与妄心的成事性构成心生灭这个层面；从“本来涅槃”的意义上说，生灭也就是真如，从佛性平等的角度说，真如也就是生灭。^[19] 据此，“不变、随缘”反映的是本体的显现即现象的存在何以可能的问题，换言之，本体与现象的关系问题，即真心由于具有随缘性所以才有了万象的世界，真心由于具有不变性所以万象的世界即是真心。

在宗密看来，除荷泽宗之外，北宗、牛头宗、洪州宗都没有搞清楚真心之不变与随缘的关系，都没有全面认识明珠所呈现的色相，所以都没有见到真正的明珠（灵知真心）。牛头宗是把明珠所呈现的色相，甚至明珠本身都看作是虚妄不实的，从而没有看到真正的明珠：

复有一类人，闻说珠中种种色，皆是虚妄，彻体全空，即计此一颗明珠都是其空，便云都无所得，方是达人。认有一法，便是未了。不悟色相皆空之处，乃是不空之珠。（牛头见解如此也。闻说空等者，诸部般若说空之经也。计此一颗等者，计本觉性亦空，无有所认。认有等者，闻说诸法空寂之处，了了能知，是本觉真心，却云不了不知，心体不空。空者，《涅槃经》说：“如瓶空者，谓瓶中无物，名为瓶空，非谓无瓶。”言无者，心之中无分别贪嗔等念，名为心空，非谓无心。言无者，但为遣却心中烦恼也。故知牛头但遣其非，未显其是。）^[20]

（自此以下喻意，再将荷泽本宗，结束三宗也。）若认得明珠是能现之体，永无变易。（荷泽）但云黑是珠（洪州宗），或拟离黑觅珠（北宗），或言明黑都无者（牛头宗），皆是未见珠也。（都结）^[21]

结合上文所说牛头宗属于泯绝无寄宗，与密意破相显性教相对应，也意味着牛头宗的目的在于“显性”，以及宗密所说牛头宗“但遣其非，未显其是”“未指出灵心”“缺菩提义”等措辞来看：1. 牛头宗在根本上并未否定心本体的存在，只是对心多注重静态的描述，“本寂”“空寂”“涅槃”等用语可以说明这一点。2. 在宗密看来，牛头宗没有指出或没有明说有个“灵心”（灵知真心）的存在是牛头宗失误的一面。因此，可以说牛头宗有暗含“本体论”的倾向，只是对本体的描述不像荷泽宗的“空寂之心，灵知不昧”那样全面活泼罢了。

（三）牛头宗“不懂顿悟”

在《承袭图》中，宗密还从“顿渐悟修”的角度评价了牛头宗的深浅、得失。他认为牛头宗由于能认识到“一切皆空”（而未说明“灵知真心”的存在），所以对于“顿悟”只有一半的了解，由于以“忘情”为修行实践，所以在“渐修”方面是正确的：“牛头以达空故，于顿悟门而半了，以忘情故，于渐修门而无亏。”^[22]显然，这是以荷泽宗的“顿悟渐修”为标杆对牛头宗进行的评价。

总之，宗密对牛头宗禅法的评价基于华严宗和荷泽宗的立场；宗密对牛头宗的禅法有褒有贬，但总体上持批评态度：牛头宗犯的是“止”病；从真心“不变随缘”的角度说，牛头宗没有明说有个“灵知真心”存在；从“顿渐悟修”的角度说，牛头宗对“顿悟”法门只有一半的了解，但在“渐修”方面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宗密对禅宗有多种分类，其中都包含牛头宗，可见他对这个宗派的重视。宗密关于牛头宗师承的记载可以为“道信印证法融说”“六代相承说”提供一种佐证，其关于牛头宗是旁出而不是正宗的说法是合理的，其关于牛头宗“不关南北二宗”的说法可以从牛头宗是旁出得到说明。宗密将牛头宗判为泯绝无寄宗，与密意破相显性教相对应，说明该宗不是以“空”为目的，而是以“显性”为目的。牛头宗暗含“本体论”的倾向。牛头宗的悟修方式是先悟后修、顿悟渐修。宗密基于华严宗、荷泽宗的立场对牛头宗持批评态度。

参考文献

- [1] [12] 冉云华：《宗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第144页、第244页，第130页。
- [2] [3] [4] [5] [6] [7] [9] [10] [17] [19] [20] [21] [22] [唐]宗密撰，邱高兴校释：《禅源诸论集都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7页，第105—106页，第67页，第177页，第119—120页，第120页，第37页，第45页，第177页，第76页，第124—125页，第126页，第134页。
- [8]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84页。
- [11] 印顺：《中国禅宗史》，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04页、第112页。
- [13]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7页。
- [14] 胡建明：《宗密思想综合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4—216页。
- [15] 萧文真：《宗密〈禅源诸论集都序〉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08页。
- [16] [18] 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58—159页。

“Fundamental Nothingness, Thus Detachment”

—A Critical Review of Zongmi’s Understanding of the Niutou School

Wang Jinjian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engzhou, Henan 451464)

Abstract: Zongmi 宗密 proposed several classifications of Chan Buddhism, all of which included the Niutou School, reflecting his emphasis on this tradition. His records of the lineage of the Niutou School lend support to both the “Daoxin’s Confirmation of Farong” theory 道信印证法融说 and the “Six-Generation Succession” theory 六代相承说. Hi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Niutou School as a collateral branch rather than an orthodox transmission is reasonable, and his assertion that it “belongs to neither the Northern nor Southern School” can be understood through this collateral status. Zongmi categorized the Niutou School under the “Extinction and Non-Abiding School 不关南北二宗,” pairing it with the esoteric teaching of breaking attachment to appearances to manifest nature.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school does not aim at emptiness per se, but rather at the manifestation of true nature. The Niutou School exhibits an implicit ontological orientation, and its approach to realization and cultiv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awakening before cultivation and sudden awakening followed by gradual cultivation. Zongmi, drawing on the doctrinal positions of the Huayan and Heze schools, adopted a critical stance toward the Niutou School.

Keywords: Zongmi; Niutou School; Niutou Chan; Fundamental Nothingness; Detachment

[责任编辑 升闻]